

8027

梁羽生著

冰川天女傳

(五)



香港偉青書店出版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培 基 印 刷 公 司 承 印

香港灣仔船街38號地下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 (第九編)

第三十三回

縹緲異香 飛鴻天際遠
踟躕女俠 走馬雪山遙

三

第三十四回

峭壁現俠踪 疑雲陣陣
堡中來怪客 妖氣重重

三七

第三十五回

幽谷屯兵 戰雲迷塞外
軍前露面 天女震番王

六一

第三十六回

較技服三軍 神弓無敵
振衣凌絕頂 滑雪奇能

八七



金世遺道：「我祇要你這匹駱駝！」

第三十三回

縹緲異香 飛鴻天際遠
踟躕女俠 走馬雪山遙

且說衆人談論多時，都猜不到劫獄的究是何方神聖？唐經天一夜沒有好睡，思來想去，覺得此事不能一走了之，正想第二日一早再去拜會福康安，那知福康安的人已先他而到。

福康安派來的兩個人正是在保護金本巴瓶之役時，和唐經天過面的焦春雷和游一那，這兩人大內八大高手的正副頭領，護送金本巴瓶到了拉薩之後，被福康安請准聖旨留了下來，襄贊軍務，地位比近衛軍隊長羅超還高得多。

這兩人在天剛拂曉的時候就到了顏家，一見唐經天和冰川天女，便恭恭敬敬的說道：「兩位義士昨日到來，大帥適因小恙纏身，有失迎迓，特叫我們來向兩位陪罪。」唐經天何等聰明，料想他們必是有求而來，不動聲色，微笑說道：「草野匹夫，怎敢驚動大帥？何況大帥日來事務正煩，我們更不便再去打擾了。大帥跟前，請兩位代爲道謝，說我們心領盛情了。」焦春雷忙道：「唐大俠不是見怪我們吧？」唐經天道：「豈

敢豈敢？」焦春雷道：「要是唐大俠不見怪我們，那就求唐大俠賞我們一口飯吃。」唐經天道：「焦大人言重了！」焦春雷道：「昨晚劫獄之事，唐大俠料是有所知聞的了？」唐經天道：「畧有所知，雲靈子他們昨晚就會因此事來過。」焦春雷道：「我們自愧無能，被飛賊劫了重犯，連來人的相貌都瞧不清楚。唐大俠當然知道，這是聖上要的犯人，若然追不回來，府內官員，只恐個個都難逃罪責，還望唐大俠指點迷津，高抬貴手。」唐經天一聽口氣，知道自己儉看聖旨之事，雲靈子縱不好意思說，那師爺定已稟報與福康安知道。敢情他們還猜疑自己就是飛賊，所以前倨而後恭。唐經天笑道：「看來我若不能替你們追回欽犯，連我也脫不了關係了？」焦春雷黑面透紅，尷尬陪笑道：「那兒的話，我們有一百個頭也不敢猜疑唐大俠。只因唐大俠交遊廣闊，若有線索，但求指點一二。」他神色越是惶恐，那就顯露他內心越是猜疑。唐經天意欲打聽劫獄的真相，不再置辯，對他們的請求，亦不置可否，焦春雷惶急之極，說道：「我與龍老三素無仇冤，我亦不忍置他死地，但求他能回來投案，我將他交給了雲靈子，那我便立即辭官不幹。嘿，嘿，他到了雲靈子手中，那時再有意外，我也不必管啦！」這話的意思是他但求能擺脫干係，只要龍靈矯不是在他看管之下，那麼再度被劫，他也絕不多理閒事，亦即是暗示唐經天將龍靈矯送回之後，可以再度劫獄。

唐經天心中好笑，淡淡說道：「昨晚劫獄之時，焦大人可在現場麼？」

焦春雷黑臉透紅，苦笑說道：「昨晚正是我與游兄當值。」唐經天道：「飛賊縱算輕功絕頂，但牢門深鎖，他帶犯人出獄，也總該聽到聲息呵！」焦春雷道：「豈止微聞聲息，飛賊簡直是鬧得驚天動地的破獄而出！」唐經天大為詫異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何以還瞧不清飛賊的面貌？」焦春雷道：「昨晚三更時分，我們突聽得轟隆一聲大震，但見一條黑影挾着龍老三飛出，我們兄弟趕忙追上，忽覺精神恍惚，眼倦腿軟，霎忽之間，飛賊就逃得無影無蹤。」唐經天道：「有這等異事？飛賊是用迷香麼？」焦春雷道：「並沒嗅到什麼特別的香味，我們也早提防到會有人用迷香劫獄，當值的人都備有解藥，就是江湖上最厲害的鴉鳴五鼓返魂香也迷不倒我們。」

唐經天思更甚，道：「能帶我們到獄中看看麼？」焦春雷道：「那是求之不得！」當下立即動身，到達牢中，但見監牢都是尺許厚的青磚建成，十分堅固，牢門是一道鐵門，加以巨鎖，唐經天正在尋思：似此囚牢，如何可以破獄而出？轉眼間到了龍曉燭的囚房，把眼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，但見牆壁上好像斧鑿一般鑿出了一個人形缺口，依缺口的形狀看來，那人的身材相當粗大，一看就知道是用背撞牆，破壁而入的，這種武功確是駭人聽聞，但最使唐經天奇異的還不是這種武功，而是昨晚當值的獄卒，在飛賊破

壁而入的這一剎那，個個都覺心神恍惚，對飛賊的體態，言人人殊，有的說肥，有的說瘦，有的說高，有的說矮，竟連飛賊的身材高矮都弄得糊裏糊塗！

回頭一瞥，忽見冰川天女一派茫然的神態，竟然也似心神恍惚的模樣，唐經天大吃一驚，道：「冰娥姐姐，你怎麼啦？」冰川天女來到囚牢之後，一直沒有說話，這時忽似驟然驚醒，叫道：「趕快去挑選兩匹最好的駿馬，咱們立即往西追去！」唐經天道：「你察覺到什麼了？」冰川天女道：「你試靜坐觀心，默運玄功，聞一聞看。」唐經天依言運功，天山的內功心法，最為奇妙，心中縱有千般疑慮，盤膝一坐，立刻便如止水，由虛至明。唐經天靜坐一陣，但覺有一縷極淡極淡的幽香，沖入鼻觀，教人有說不出的甜暢！這種香味，聞所未聞，而且要不是心無雜念，專心注意，一點也察覺不出，真是詭異絕倫。

焦春雷派人去挑選的兩匹駿馬，這時業已送到，唐經天一躍而起，叫道：「這是什麼香味？」焦春雷等莫名其妙，道：「那有什麼香味？」冰川天女道：「不要多問，趕快西行！」眼光中也是露出一派奇異的神情，唐經天心知有故，急與冰川天女飛馬出城，那兩匹馬是大宛名馬，跑得有如風馳電掣，日未當中，已進入了郊外莽莽草原。

西藏地廣人稀，市鎮村落，多集中在拉薩以東。拉薩以西，乃是荒原和沙漠地帶，往往數十里不見人家，這時雖然已是江南的暮春時節，西藏地方還是積雪遍野，唐經天和冰川天女策馬奔馳，但見莽莽荒原，宛如一片琉璃世界。唐經天疑惑更甚，心道：「難道劫獄的飛賊是從漢外來的不成，要不然冰川天女爲什麼帶我向這個方向追蹤？她又憑什麼知道？」

冰川天女一勒馬韁，回頭笑道：「你所料不差，龍靈嬌被劫，只恐還要生出許多意想不到的事。」唐經天與她並馬同行，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冰川天女道：「你不是聞到了牢獄裏那奇怪的香味嗎？」唐經天道：「是呀，那淡淡的幽香，非蘭非菊，真是奇怪透了，我要在默運玄功之後，才察覺出來，你怎麼一到獄中就聞到了？」冰川天女笑道：「那是因爲我自小居住的冰峯之上，就有這種花香。」唐經天道：「這是什麼花香？怎的如此奇特，能令人心神恍惚？」

冰川天女道：「這花叫做阿修羅香花。阿修羅是梵語中魔鬼的意思。所以又名魔鬼香花！」唐經天笑道：「如此怪花，確是名符其實。」冰川天女道：「這花的花香雖淡，但却能經久不散。在花開之時，人一嗅到這種香氣，就像喝醉了一般，但覺心神迷亂，眼倦腿酸，魔鬼花的得名，想是由此而來。這種花只有在極高極高的冰峯之上才能

生長，聽說除了我所居住的念青唐古拉山之外，就只有喜馬拉雅山的高峯之上才有。念青唐古拉山除了我們一家人外，並無其他武功特異的人隱居，所以我猜想這劫獄的飛賊，定是從喜馬拉雅山這邊來的了。」喜馬拉雅山在中國和尼泊爾邊境，唐經天失聲說道：「難道這飛賊是從國外來的？看他那破壁的功夫，那絕不是中土的武功。」冰川天女道：「我也是如此猜想，呀，若是從尼泊爾來的，只怕與我也有關連。就算不是爲了龍靈嬌，我也要查個水落石出了。」

冰川天女想起尼泊爾暴君意欲向自己迫婚之事，心中悶悶不樂，唐經天一路和她說笑解悶，跑了一會，乍見雪地有一點一點的血迹，但却又沒有足印，血迹漸來漸密，好似兩口珠串，冰川天女叫道：「噢，這血迹是怎麼來的？若是人血，那除非他有踏雪無痕的功夫，但若有那樣好的功夫，又怎能輕易被人傷了？」

兩人急忙跟着那兩行血迹追去，走不多久，唐經天叫了一聲，只見雪地上有兩匹僵斃了的馬，馬鞍被遠遠的拋在另一邊！看來乃是經過打鬥，不是突然凍死的，急忙走上去看，只見那兩匹馬的每個蹄子都被削去，遍尋不獲，想是被積雪所覆蓋了！

冰川天女奇怪之極，若然是這兩匹馬受傷所流的血，雪地上又何以沒有馬蹄的痕跡？唐經天與冰川天女下馬查看，在死馬的週圍，忽然發覺淡淡的足印，好像並不是一

個人的，其中有一對足印特別短小，唐經天叫冰川天女將弓鞋印上去，與那足印的大小也差不多，唐經天道：「這定是女人的足印！」再看一看那倒踏雪地的兩匹馬，忽地叫道：「這足印是唐老太婆的！」

冰川天女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唐經天道：「你看這兩匹馬比咱們的馬矮小得多，但骨骼強健，能在這樣的荒原奔跑，當然不是尋常的坐騎。這是川西所產的名馬！」中國的名馬，除了西域大宛所產的之外，就以川西所產最爲著名，能耐長途奔跑。冰川天女道：「不錯，唐老太婆正是從川西來的，但這兒有兩匹馬，還有一個人是誰？噢，難道昨晚劫獄的是她？這麼會呀？」唐經天也有點懷疑劫獄的是唐老太婆了，但再想一想，唐賽花年老力衰，那有這種破壁而入的功夫？而且獄卒們所說的飛賊體態，雖然言人人殊，但却並無一人說像女子。

冰川天女道：「而且爲什麼突然到這裏才現足印？」唐經天道：「今日之事，怪異極多，咱們還是再往前面瞧去。」跟着那些凌亂的足印再走一會，只見在雪地上隆起的一個小阜下面，又有淋漓的血迹，唐經天叫道：「那是一個人！」積雪掩蓋在他的身上，只露出半邊頭面。兩人下馬急忙將積雪撥開，登時驚得呆了，原來這人正是唐賽花的姪兒唐端。只見他衣裳破裂，肩上一個血紅的掌印，凍得發紫，被指印打破的地

方，就像刀痕一樣。

唐經天道：「心頭還有點暖！快拿你那專解奇寒之藥的陽和丸來。」唐經天纔開唐端的牙齒，將兩粒丸藥和酒灌入他的口中，又以本身功力助他推血過宮，但凍僵已久，那能即時甦醒。

冰川天女移目四看，忽地一聲驚呼，叫道：「經天，你看！」只見一塊岩石上有一道鮮明的拐印，石屑滿地，看得出是有人在此劇鬥，那鐵拐印是失手打在石上的，唐經天一看之下，也是詫異之極，失聲叫道：「那是金世遺的鐵拐！」金世遺為何來到這兒？算來他的性命不夠一月了，難道是因此而瘋狂？唐端是不是他打傷的？劫獄之事與他有否關連？這種種種疑團都是難以解釋！只有盼望能夠將唐端救活，或者可以稍知端倪。

冰川天女嘆口氣道：「呀，他不去天山，反而向這邊走，那豈不是背道而馳？咱們就是尋着他，也難以解救了。」唐經天默然不語，用心替唐端推血過宮，過了好久，才得唐端喉頭咯咯作響。

唐經天道：「成啦！」西藏的長途旅客，多備有好酒在路上禦寒，唐經天的馬背也有一個裝滿馬奶酒的皮袋，唐經天把酒徐徐倒入唐端口中，過了好一會子，唐端精力漸

漸恢復，張開眼睛，叫道：「噢，原來是你！我不是在做夢吧？」

冰川天女微笑道：「暖和了一點吧？你受的只是外傷，可以放心。這位是天山掌門人唐曉瀾的兒子唐經天。」唐端一派迷惘的神色，望了他們一眼，有氣沒力的說道：「多謝你們啦。桂姑娘，這是你第二次搭救我們了，真不知該怎樣向你道謝才好。」要知道唐端對冰川天女一向傾心，在川西之時，冰川天女爲了保護唐老太婆，曾在他家住過幾天，唐端就一直想法接近冰川天女，只因自慚形穢，始終不敢表露心事。而今見冰川天女和唐經天的親熱神態，心中雖覺惘然，却也暗暗爲她歡喜。

冰川天女道：「你姑姑呢？」唐端驚道：「你沒見着她嗎？」冰川天女心頭一震，道：「是不是金世遺又向你們尋釁了？唉，上次金世遺在你家鬧事，我也很覺內疚於心。」冰川天女還以爲是金世遺將他弄傷，心中惴惴不安。那知唐端眼一張，却急不及待的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金世遺到過這兒？你碰到他了？」唐端姑姪，以往對金世遺恨之切骨，一提起金世遺，必然是「瘋丐」「毒丐」的黑個不休，而今却直呼「金世遺」的名字，語氣之中，也沒有半點仇恨，冰川天女暗暗稱奇，指着金世遺在岩石之上所留下的拐印，道：「你瞧，這不是他使的鐵拐？」

唐端驚道：「呀，打得這樣激烈，但願他能幫我姑姑打敗那個胡僧！」冰川天女叫

道：「什麼，金世道幫你的姑姑？胡僧又是什麼人？」唐端道：「不錯，要不是金世道，我早已喪命在胡僧之手了。那胡僧就是劫走我師叔的人！」龍靈嬌自幼受唐賽花撫養，視同親子，但龍靈嬌的技藝則是唐賽花的父親唐二先生所授，他年紀又比唐端大了將近二十年，是以唐端尊稱他做師叔。

冰川天女越發驚奇，道：「原來劫獄的真是胡僧，你們竟在此地碰到他了，怎麼一路上不見馬蹄人迹？」

唐端又喝了幾口馬奶酒，緩緩說道：「上次你到川西，多謝你將我師叔的恩耗告知。我姑姑本想馬上就去，但她到底是養老了，中了金世道的暗器，幾乎將養半年，才得恢復如初。我們是去年中秋之後才動身的，到拉薩不過十天。」冰川天女道：「原來你們早已到了，最初我還以為是你姑姑劫的獄呢！」唐端道：「不錯，我姑姑是想劫獄。她準備了許多天，探清楚了獄中的情況，預先在城門外藏好兩匹川馬，準備師叔一救出城，就立刻飛馬逃走，我們約好了在昨晚二更時候劫獄！」

唐經天一算時間，道：「這不正是胡僧劫獄的時刻？」唐端道：「是呵！我和姑姑二更時份到了牢獄外面，還未躍上高牆，只聽得裏面人聲嘈雜，腳步紛亂。姑姑料到必是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，和我躲在牆腳，不一會就見一個身材高大的胡僧，挾着一個

人飛出高牆，姑姑眼利，一眼瞥去，就瞧出那三師叔，急忙叫道：「靈嬌，靈嬌！却不聽見師叔回答。姑姑急忙追趕，依照江湖的規矩，和那胡僧打話，說明大家都是來劫獄的人，問他是否那條線上的朋友？不知是那胡僧聽不懂我們的話，還有意不理，竟是毫不理睬我們，一股勁的往前疾跑。這胡僧輕功卓絕，我們姑姪空手兀是追他不上。」

「好在我們預先在城門外藏好兩匹馬，出了城門，只見那胡僧也騎上了馬，龍師叔給他按在馬背上。咱們騎馬就追，這兩匹馬雖然矮小，跑起路來，可比胡僧那匹高頭大馬要快得多，追了將近半個更次，終於在此地追上了！」

冰川天女插口問道：「爲什麼不見馬蹄痕迹？」唐端道：「我們準備劫獄之後上馬就逃，正是怕人發現馬蹄痕迹，所以用厚厚的絨布包着馬蹄，料那胡僧也是如此。」冰川天女這才恍然大悟。

唐端續道：「還差十來步沒有追上，那胡僧突然反手一揚好幾柄飛刀一齊飛來，我姑姑是打武器的能手，收發武器，百不失一，當下就想施展『千手觀音收萬寶』的絕技，將那胡僧的飛刀一古腦兒收去。却不料那胡僧的飛刀手法怪極，竟似知道我姑姑會接暗器似的，初初飛來之時，明是向上斜飛，削人上盤，忽然却變了貼地低飛，削馬的四蹄，呀，這兩匹川馬，竟然就這樣的喪送了胡僧之手。這也因為是在黑夜之中，我姑

姑年老，目力衰退，要不然飛刀的方向雖然突變，我姑姑也致於失手。」

唐經天暗暗好笑，心道：「唐家百多年來，都是以天下暗器第一家，飲譽江湖，唐寶花這次失手，不知該多難過呢！」果然聽得唐端往下說道：「我姑姑勃然大怒，立即用暗器攻那胡僧，鐵蓮子、毒蒺藜、五雷珠、金錢鏢、飛星刺，一發就是幾十枚，將那胡僧打得手忙腳亂。這時那個胡僧也已躍下馬背，把袈裟展開，當作盾牌，龍師叔仍然端坐馬上，我們初時還以為是他中了蒙汗藥，這時在月光下看清楚了，却見他兩隻眼睛還是張開，呆呆的望着我們。那胡僧抵擋我姑姑的暗器，已是十分吃力，若然龍師叔在背後攻他，管保可以制他死命。我姑姑便叫道：『靈嬌，快拔劍取他背後風府穴！』那料龍師叔眼睛眨了幾下，手腳顫抖，竟是一副喪魂落魄的神氣，並不動手。這可把我們急壞了。」

「就在這時，忽聽得一聲怪笑之聲，笑聲未歇，人影已到眼前！」冰川天女道：「這定是金世遺來了！」

唐端道：「不錯，是金世遺來了。我不知道他後來竟會幫我的姑姑，那時真是駭怕得不行了！敢情我的姑姑也是一般心思，她全靠暗器與那胡僧打了半天，暗器已用得所剩無幾，那胡僧本領高強，若然暗器用完，只怕合我姑姪二人之力也鬥不過他，何況又